



同一个故事，
不同解读各有千秋

土耳其电影《七号房的礼物》于10月15日起在国内公映。该片改编自2013年的同名韩国版，讲述一对相依为命的父女的故事：在智残父亲梅莫被误判谋杀罪后，其所在监狱7号牢房的狱友们和外界各方想方设法把他的女儿奥娃带进监狱，让他们父女相见，引发一系列动人故事。

韩国原版的《7号房的礼物》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口碑优秀，一度被称为“现象级的催泪神作”。影片在豆瓣上评分8.9分，稳列口碑榜Top250，可见中国观众对它的喜爱。如今上映的土耳其版《七号房的礼物》虽然豆瓣评分不及原版，但7.8分也呈现出佳片之相。不少观众都反映影片“超催泪”，部分看过原版的观众甚至认为土耳其版比原版更胜一筹。

两版各有千秋。土耳其版《七号房的礼物》加入了温暖的太奶奶和目击证人“独眼巨人”等角色，以增加故事的丰富度及合理性。此外，还加入了多名狱友角色。但与韩版狱友们多为“搞笑担当”不同，土耳其版几乎删去了所有喜剧桥段，而以人性的真善美为主打牌，专注走温情路线。不少细节也更“本土化”，如案件的导火线——书包上的图案，从韩版的水冰月美少女战士改成了“海蒂和爷爷”故事中的小海蒂。

片中“礼物”一词的意义，两个版本也有所不同：韩版更重父女亲情，女儿艺胜的到来对爸爸和狱友们来说像是一道阳光，她本人便是最暖心的礼物；土耳其版中奥娃给狱友们带来的礼物，则成为唤醒这群人心中爱与自救赎的动力。

翻拍片成市场热潮

学学催泪“七号房” 别把翻拍当“翻译”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实习生 卫弥萱



中国翻拍版《误杀》



印度原版《误杀瞒天记》

近日，韩国经典影片《7号房的礼物》的土耳其翻拍版《七号房的礼物》登陆内地院线。影片口碑颇高，但票房表现平平，截至11月2日18时，该片在内地共斩获1738.4万元。

近年来，不仅海外翻拍电影多次引进，国产“翻拍潮”也逐渐兴起。这些翻拍片均有一部已经被证明了市场潜力的前作为基础，但翻拍后是否还能再续辉煌？答案往往并不乐观。

意大利作品《天伦之旅》，该片2009年曾推出过一部由罗伯特·德尼罗主演的美版电影。相比起来，中国版口碑比另两版略逊一筹。

2017年的西班牙大热悬疑片《看不见的客人》在中国内地公映后口碑票房双丰收，意大利翻拍版《死无对证》也在上个月底登陆国内院线，但水花不大。而该片的中国版也出现在不久前公布的爱奇艺影业2021年片单中，目前正处于筹备阶段。

韩版《七号房的礼物》



土耳其翻拍版《七号房的礼物》

翻拍片接连上映，《误杀》是高峰

疫情前最后一批院线热门电影之一的《误杀》，其实也是一部翻拍作品。印度原版《误杀瞒天记》，早在中国版《误杀》之前便已经印度本土先后进行过六次翻拍。基于原作的成功改编让《误杀》获得了不错的口碑；票房方面，猫眼数据显示，疫情前的上映与疫情后的重映让此片狂揽超过13亿元。这也让《误杀》成为近年来翻拍片的一座高峰。

翻拍若成了“翻译”，便容易“翻车”

《误杀》的成功是原版剧本的魅力，我只是作为一个合格的编剧，在做施工图纸时打好了完备的基础。”

但从近年来翻拍片在中国内地市场的表现看，原版的成功并不见得能保证翻拍版的成功，改编时如何在保留原版精华的同时进行适当的本土化，是翻拍是否成功的关键。如票房口碑双赢的《误杀》，便在剧本改编上花了足够工夫——虽相较于原版作了较大改动，却得到了国内观众的认可，除了票房高企，豆瓣口碑也高达7.7分，好于82%的悬疑片和78%的犯罪片。更多的翻拍片则因改编失败而被观众批评为“空洞”“生硬”“炒冷饭”，如豆瓣观众“杨零度”认为翻拍片《一切都好》有“公益广告

既视感”，“全程课文朗读，空洞无物”，观众“朝暮雪”直言《来电狂响》是对原版的“去其精华，取其糟粕”。有网友总结，很多翻拍片的常见问题在于对原版全照搬，虽然从角色到台词都进行了“汉化”，但更复杂的“本土化”工作却没做足。最终，翻拍成了“翻译”，甚至成了“翻车”的代名词。

李雪琴 首次跨界献唱电影

由李霄峰执导，黄渤监制，章宇、宋佳、王砚辉领衔主演的犯罪电影《风平浪静》近日发布了由“脱口秀天才少女”李雪琴献唱的推广曲《敬你》，“丧中带刚”的风格恰到好处地诠释了女主角潘晓霜对待爱情的态度。影片将于11月6日公映，目前豆瓣已高达7.5分。

《风平浪静》中，几位女性角色身上的情感非常温暖，女主角潘晓霜的勇敢追爱尤其让李雪琴喜欢。她日前看完电影后感叹“极其好看”，并用东北话为电影打call：“老带劲了！”谈及录歌感受，李雪琴表示：“首次给电影唱宣传曲，还能出现在电影片尾，我非常激动。我非常喜欢潘晓霜的勇敢和洒脱，《敬你》是献给每一个勇敢追爱的你我。”影片监制黄渤则对李雪琴的演唱赞赏有加：“我之前只听过雪琴说脱口秀，没听过她唱歌，听完小样我非常吃惊，她的声线很动人。”

《敬你》MV开头的一句“差不多同一个年纪遇见了他，遇见他几天就以为要出嫁”，引出片中男女主人公横跨15年的暗恋与追爱。另一句“我敬你人去楼空还有刀有盾，落叶纷纷还独自上阵”，则唱出了爱情中的坚毅与勇敢。

电影《风平浪静》是“HB+U”黄渤新导演计划的作品之一，由他发起的新导演助力计划旨在通过为优秀青年导演提供优质的平台和资源，选拔独具创作潜质的新导演作品。

(李丽)



E-mail:hdzp@ycwb.com

还是那一只蟋蟀

□周实

听着闵惠芬拉的《春吟》，看着窗外秋天的树木，心里不禁这样感叹：日子过得好快呀，树叶又在凋落了。

我喜欢冬天
又害怕冬天
这就像我喜欢什么
同时又在避开什么

我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在看见他物的同时
我的眼睛还看见什么
我在看见自己的同时
我的眼睛又看见什么
看见什么，真的很多。想见什么，那就更多。比如流沙河先生，

逝去已近一年了。一年，一眨眼，也就过去了。想起离开《书屋》的时候，那是2001年，流沙河先生送我一对联：“读书归小屋，玩月弄扁舟。”很多时候真的是你只能“归小屋”，也只能“弄扁舟”的。

那么，好吧，“归小屋”就“归小屋”吧，“弄扁舟”就“弄扁舟”吧。当时，我对我自己，说了这么一段话：

如果运气好的话
我会再活二十年
或者三十年
或者更多一些年
那么，我在这些年里
也许还会有一点能力
再做一点有味的事情
不然，就只能满足现状

看着日历随风翻过

麻木不仁地耗费时光

为自己而感到心伤

谁又愿为自己心伤？即使只能

“归小屋”，我也不愿的，何况还可

“弄扁舟”呢？于是，我就写了《刀俎》，接着又是《性比天高》《无法安

宁》《老先生》《一个人在书房里》，等等，等等。当然，还做了一些别的，使自己能活得真实，使自己能

活得充实。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是这样的境况吧。

那么，流沙河先生呢？当然还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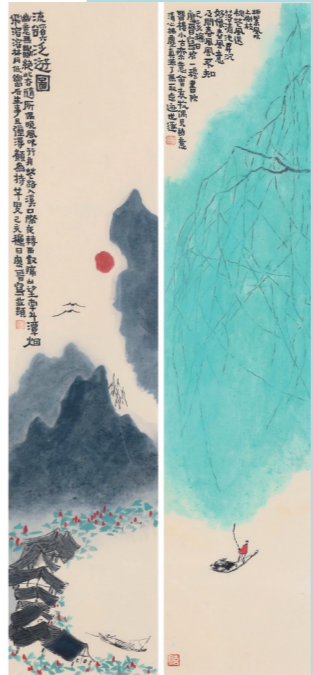
那只蟋蟀。无论他在什么地方，他都还是那只蟋蟀，还是那

样满怀理想，“钢铉叩拍着金风”，在《南风》的《七月》里唱，在《唐

风》里唱，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在姜夔的词里唱，在深山的驿道边唱，在长城的烽火台上唱，在旅馆的天井中唱，在战场的野草间唱，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在四川的一个巷子里唱，在你的窗外唱，在我的窗外唱，在你的记忆里唱，在我的记忆里唱……

理想使他微笑地观察生活，理想使他倔强地反抗命运，理想使他忘记鬓发早白，理想使他头白仍然天真。理想使他的理想抽芽，榆杨一片浓荫。理想使他的理想开花，桃李结出甜果。理想让他骑上理想之马，挥鞭起程，永在路上。

路上春色正好，天上大阳正晴。



妩媚青山印吾心之一、之二（国画） □廖晋

讲道理的道理

□龙建雄

在上班的地铁上，你自觉不玩手机是件进退两难的事情，除非前后左右都没有乘客。

挨着我旁边一个上班族在看抖音，是搞笑的那类。大致情景剧是这样：一个老公问老婆，你买农民的辣椒，不怕有残留农药吗？妻子犀利地跟他理论，回去多洗几次不就没了？你说你吧，掉在家里餐桌上的肉转身就去垃圾桶，前天跳进那么多人游泳的泳池，大喝了口水也不见你要来去医院洗肠胃呀？！

哈哈，一阵爆笑。好像说得确实有道理。

这个世界上到底有多少道理？估计没人统计，也无人知晓。道理，道理也是，是非曲直也。我想正常理解的道理无外乎是，对的道理，歪的道理；纯粹的道理，混沌的道理；家里的道理，家外的道理；科学解释的道理，约定俗成的道理；法理无情的道理，情有可原的道理，等等。

道理之所以称之为道理，是因为它代表事情是非曲直的逻辑或论点的根据，是事物的规律，也可以是大家共识共知的规矩，大家自觉地一起执行、遵守和维护。虽说道理这种东西看不见也摸不着，只是栽植在人心里的道德约束，但你随时随地能够触碰到它所焕发的能量。道理用在正道才会称之为道理，道理用在歪心思上，便是把歪的说成正的，那就是歪理邪说。道理的公正性是众人认可，众人认为偏向了道理就是不对；道理的广泛性是所有人适用，在没有新的比这还合适的道理出现之前，所有人不可以随便乱改。

小时候以为古代的皇帝一定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不讲道理的人，读书多了一点以后才知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我也这样设想过，皇帝还可能是天底下最舒服的人，什么事都不需要做。不成想，通常老皇帝会

给继任的新皇帝讲这样一个道理：“可一人治天下，不可天下供奉一人。”这句话的意思是，皇帝一个人是治理天下的带头人，绝对不允许天下人做事来供奉皇帝一个人。显然，古代的晋君和暴君不在这个理的“管辖”范围之内，所以他们一般都是遗臭万年之人。

学习道理是一个人智慧增长的过程，是我们社会适应力渐变强化的过程。每个人获取道理的渠道和途径各不相同，有些是父母教的，有些是从书本上学来，有的是亲眼所见，有的是惨痛教训总结出，种种。道理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大脑迭代新的知识结构，还有社会制度、法律体系以及个人感受的不同而变化着不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就是道理，你不适应，那我们这个复杂的社会就会毫不客气把你淘汰。

一个讲道理和不讲道理的人要是在一起讲道理，那一定是个热闹非凡的场面。个人以为，如果讲道理的人懂道理，可以选择“走”为上策，要么沉默是金。为什么走？因为，懂道理是学问，讲道理是艺术。试想，讲道理的输了，那佐证你的道理不一定是真道理；讲道理的要是赢了，那个不讲道理的人肯定会纠缠你不放，麻烦事就没完没了！和不讲道理的人讲道理，横竖你都可能输，徒劳无功还不如理性地离开。

人终其一生到底要知道多少道理？这个疑问在我心中存在好久。

依我觉得，讲道理其实是一种价值观，就是你不需要通过作伪证来证明自己是对的，如果你的立场、观念在绝大多数人心中是正的，你可以用大家一致认可的方式正大光明地维护自己正当的权益。我想，要是每个人都能这样做，我们这个一定是一个可以讲理的和谐世界。

昭陵时光

□宋音希

我出生在东北，年幼时跟随父母迁居岭南，时至今日，已在南方生活二十余年。

盛京沈阳是个迷人的城市，我常觉得它如今依然保留着清军入关前的霸气、匪气与大气。它是清朝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留下了众多珍贵的古迹，如沈阳故宫、清昭陵、清东陵。昭陵恢弘大气，陵园内松柏众多，后由政府保护并改建为昭陵公园供人们休闲游览。那里是我童年的乐园。

幼时与爷爷奶奶同住，他们居住的大院距离昭陵步行不到十分钟，每天清早，爷爷骑着自行车带我到昭陵公园里晨练。那时，只觉得昭陵很大，园内的古松多得数不清，一进去就会迷路，可是爷爷总能觅到一条条僻静的小路，在松柏林中寻到一处既宽阔又安静的地方，打开收音机，随着晨间新闻的播放，开始他一天的生活。我则被安置在一个“范围”里自由活动，这个范围是爷爷规定的，常常是三棵松柏树之间。

在那段童年时光里，每逢雨后清晨，挎上小竹篮，随爷爷奶奶到松林中采摘蘑菇。桑葚成熟的季节，趁着午后阳光和暖，带着夹竿到树林里采新鲜的桑葚。临近入秋，天气最凉爽的时候，爷爷带我到湖边钓鱼。

盛夏时节，昭陵里的莲花开放，远远地就能闻到荷香和泥土的气息。那

是我最喜欢的季节，垂柳倒影在湖面，莲花傲然开放，荷叶把池塘填满，老奶奶在荷塘边兜售新鲜的莲蓬。时至今日，当有人问起我东北有什么特殊的景色时，除了冬雪与金秋，我还会告诉他，夏季垂柳依依，翠绿满湖。

爷爷自幼生活在蓬莱海边，喜欢自然，除了昭陵公园，他还会常常带我到离市区很远的地方，能看到小片的田野、玉米地和菜园。我会带着小铲子去挖野菜、摘野花，也会开小差，把挖野菜的任务丢到一边，专心地玩泥土。印象最深的，是那时路边随意生长的蒲公英，把它们握在手里，吹向远方，对童年的我来说是一件神圣无比的事情，因为爷爷告诉我那是在播种，种子随风下落的地方，是它们再一次生命的起始。

九岁时跟随父母来到南方。随着年岁渐长，想家的感觉越来越真实。

每年假期返回北方，都会一个人去昭陵看看，那里依然有每天晨起锻炼的人们和苍劲挺拔的松柏，还有调皮的在树上探出脑袋的小松鼠和满湖的莲花。好几次，我买票进入陵寝，只有零星几位游客，偌大又空旷的陵寝显得更加安静持重；坐在青石砖上，抚摸着穿越了千年风霜依然存留于此的宫殿与围墙，感觉自己坐在了时光的折痕里，仿佛又看到那个穿着花裙子，梳着辘子的小女孩在青砖红瓦之间奔跑……

去年夏天，去北欧旅游，在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参观一座古老的教堂。大厅一侧密密地排着黄铜色的管子，高低粗细各别，最长的直达穹顶。我往顶上看，帽子掉下来了。约莫算算，重量该上百吨。这就是管风琴。它的乐音，途中坐旅游大巴在鹅卵石铺的街道上走时听过，极丰厚的和音，悠长的尾音。但没亲眼看见人弹奏。布告牌写着演奏的时间是下午一点，还差40分钟。导游催着上车，恋恋地离开。

蓦地记起马雅可夫斯基的诗：“而你/是否能/用排水管充作长笛/吹奏一支夜曲”。知青年代念熟的。50多年前躬耕陇亩时，对这位才36岁就自杀的诗人在这一首诗中的疑问，回答当然是：不能，一如锄头、扁担、鹤嘴锄不能充作长笛，而况无所谓“夜曲”，轰轰轰在耳边响的，是令人血脉贲张的噪音。按说乡村不乏天籁，蝉和黄鹂，风和雨，风尾竹和白杨，都有独特的音色，但不是音乐。不过，论形状，管风琴的管和排水管

太像了！笔直地竖立的庞然大物“冒充”排水管，奏《夜曲》当然胜任愉快。

再想，马雅可夫斯基可能过分“唯物”。许多年前，我曾和一位画家谈天，他是国内美术学院版画系毕业的，上世纪80年代来美，进入旧金山艺术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和当时大多数留学生一样，靠打工赚学费。第一份工作是中餐馆的洗碗工，镇日站在水槽边，戴着胶手套，洗啊洗啊，源源不绝的脏盘碗、粘着锅巴的瓦煲和积满油脂的钢锅锅，周末12个小时被毫无艺术的“生计”吞噬。

他很快发现，洗碗液、自来水、油腻以及食物残渣混合，水面呈现的画面，斑斓诡奇，瞬息万变。最有趣的是泡沫，本身带七彩不论，还映着别一个，重重叠叠。他给迷住了！只领取法定最低工资（每小时不足4美元）加两顿饭的“饭碗”，变成了抽象画的回廊，变为黄山，变为桂林。五年以后，他取得硕士学位，留校当教授，成为旧金山市首屈一指

的画家。2005年国际家居装潢大展，我亲眼看到，他的巨幅抽象画挂在入口处，作为本市的艺术名片。我有理由推测，他的天才，有一部分，是洗碗槽所培育的。

这位画家的做法，并不新奇，以联想来移情而已。幸亏人有这能耐，不然早就被苦难窒息了。

是，不要咬定排水管不是长笛；同理，没有抒发的自由的风笛比排水管也不如。排水管好歹有实用价值，前者也许只能向没穿新衣的皇帝吹颂歌。

五十年前我上山打柴，一百多斤的山草在两头，扁担在肩膀上有节奏地上下颤动，如大雁翅膀开合。一队樵夫走在山影上，被夕阳照成黑压压的染上。汗水、红肿的肩膀，渴和饿，无所逃避的时刻，扁担的吱扭声就是歌谣。

佛洛斯特说，快乐如果高度不足，就以长度来补。人生如果陷在无助的绝望中，那么，就用联想，把自己生命的“三维”空间地拓展一点。